

LONE SURVIVOR II



The Eyewitness Account
of Operation Redwing and
the Lost Heroes of
SEAL Team 10

孤独幸存者II

(美)马库斯·鲁特埃勒 詹姆斯·霍恩费斯彻 著 崔哲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LONE SURVI



孤独幸存者II

(美)马库斯·鲁特埃勒 詹姆斯·霍恩费斯彻◎著 崔哲◎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幸存者 II / (美)马库斯·鲁特埃勒 詹姆士·霍恩费斯彻 著 崔哲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54-7160-4

I. 孤… II. ①马…②詹…③崔…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168号

Copyright: ©2012 by ST5 LL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0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5.625 插页:2页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0千字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序 手足之情... 1
- 1 又一轮战斗... 7
- 2 海豹第5分队A排... 21
- 3 永不退缩... 29
- 4 深入虎穴... 39
- 5 排查巡逻... 47
- 6 “爆竹”... 61
- 7 安巴尔省的长老... 71
- 8 敌火猛烈来袭... 76
- 9 蛙人之殇... 92
- 10 我们不会活着走出这里了... 108
- 11 我的敌人,我的朋友... 117

- 12 “南下”行动... 122
- 13 美国一号狙击手... 137
- 14 飞往阿萨德空军基地... 142
- 15 鲜血与胜利... 152
- 16 军旅尽头... 156
- 17 “红翼行动”中的空中天使... 163
- 18 “现在可以开始祷告了”... 174
- 19 本应活着的人... 185
- 20 躁动因子... 196
- 21 再见古布拉... 202
- 22 我们如何死去... 208
- 23 女战神们... 218
- 24 老兵不死... 231

- 尾声 旋转的摩天轮... 243

序 手足之情

2009 年10 月

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大约清晨四点，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我坐起身，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是我曾经一位最亲密的战友，JT。

那一刻，我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手指滑开锁屏，电话接通了，我问道：“我兄弟怎么样了？”

这通电话一定是关于摩根的，不出所料。

“他的情况很稳定，哥们，但他真的在硬撑着。”

我顿觉浑身瘫软，答道：“我这就动身。”同时，焦虑的心情令胃里一阵翻腾。我冲进洗手间，开始呕吐起来。

JT 的电话是从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市的海军医疗中心打来的。那晚，在弗吉尼亚海滩外 23 英里远处，我的兄弟正带着他的排执行一场训练行动。天空一片晴朗，海面上微微泛起阵阵波涛，载着他们的“黑鹰”直升机逐渐向一艘美国军舰靠近。从军舰的左舷处，飞机开始下降，进入上层甲板的正上方保持盘旋。随着驾驶员缓慢靠近美国海军“北极”号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机上乘员放下了绳索。顺着这根连接着直升机和甲板的“消防员软立杆”，他们一个个滑降到了甲板上，摩根和他的班坐在一旁等待着，腿悬荡在开着的右侧舱门外。

为了遏制愈发猖獗的国际海盗，美国加大了行动力度，因此，像这



样的搜索抓捕演习已经成了训练科目中的家常便饭。六个月前，在海盗登上“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货轮后，我们的一名狙击手从美国军舰的舰尾处果断开火，一举击毙了劫持着美国籍船长的三名成员。

但就在我的兄弟带着他的队员准备快速滑降到“北极”舰上时，直升机的主旋翼一下刮到了一根绷紧的钢缆，这根重重的钢缆牵拉着舰上一支巨大的排气管囱。飞机桨叶顿时和它搅在了一起，缆绳绕着旋翼轴被卷了进去。“黑鹰”瞬间向下急坠，这些舱门口的战士们猛地被抛进了驾驶舱内，在甲板上翻滚着压在了机身左侧。随后直升机撞上了军舰，但这一钢铁之躯并未能撼动水面上更重的庞然大物，翻转着砸在了舰上。

摩根被这股冲击力撞得昏昏沉沉，幸亏很快恢复了知觉，他发现火苗正向他席卷而来，仿佛是从一只喷火器喷涌而出一般。冒着刺眼的烟雾，强忍着后背骨折的伤痛，他挣扎着想要逃离这片地狱。然而，刚费力爬出机身残骸的他，紧接着又从十五英尺的高度摔到了舰上的下一层甲板上。这一摔是致命的，他彻底失去了知觉。

舰上的消防战士冲了出来，立即开始灭火施救，一名危险物质处理员也赶到了现场，所有人都伸出了手照顾伤员。在伤情鉴别分类后，他们发现有一人阵亡，是“黑鹰”的机工长，另有八人重伤，其中便包括摩根。很快，另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舰上，在装运上伤员后直奔朴茨茅斯市内的医院飞去。从那，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当JT打来电话时，我正身处佛罗里达州，进行背部手术后的肢体康复练习。在经历了此前的两次战斗行动后，我的脊柱已经成了医生们的长期课题，但什么也不能阻止我飞去朴茨茅斯看我的兄弟。不论我们正在做什么，摩根和我总是能放下手头的任何事为彼此提供掩护，我所说的“总是”的确确实意味着“一切时间”。我赶忙给一个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的慷慨朋友打去了电话，请他帮我个忙。在他开飞机来彭萨科拉机场接我的空当，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作战包，连忙跳上租来的一辆汽车，加速向军用总机库驶去。没过几个小时，墨西哥湾就消失在我们身后了。

这次北行仿佛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一般，我们离朴茨茅斯附近的诺福

克机场越近，时间似乎走得就越慢。终于到了，我了解到摩根正在核磁共振实验室里等着做扫描。当电梯门打开时，他稍稍抬起了头，朝我的方向眨了下眼，我立刻全力冲了过去。他躺在轮床上，全身都用带子固定着，不时发出一阵阵不祥的打呃喘息声。他胸腔隔膜的每次痉挛都仿佛在抽打着重伤的上半身，令他痛苦不已。我不忍地闭上了双眼，可他浑身是伤躺在那里的画面仍然令我感到无比酸楚，喉咙哽咽。我的胃里又是一阵翻腾，但此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吐了。

“嘿，米哈。”他叫着给我起的外号——在西班牙语里，意思是“坏小子”。他的声音让我回到了现实中。我握紧摩根的手，小心地抱了他一下，说：“我在这，兄弟。我们会挺过去的。”

医院的技术人员正弯腰盯着电脑屏幕，全神贯注忙着其他事，似乎没注意到这里的情景。显然，如果病人不停打呃颤动的话，核磁共振根本无法成像显示，但这一切竟无人来管。我愤怒地上去一把揪住技术员，指着此时最重要的事大声吼道：“赶紧他妈的把你的肥屁股从电脑椅上挪开，给我兄弟看看，要不然我这就把你的胳膊拧下来，揍你个半死！”他们赶忙给摩根用了些药，等过会他不再出现痉挛了，立刻就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中。

看着我的兄弟就这么无助地躺在上面，任由机器拖来拉去简直要把我的心都撕碎了。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人之一。他不只是那种强忍或顶住痛苦的人——他属于蔑视痛苦那类。当他在大学扭断脚踝而且没钱治疗时，他硬是好几个星期挺着单腿跳来跳去地上课打工。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曾有过许多次骨折和擦伤，但从没有一回像这次这么严重：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背部有六处断裂，就连骨盆也出现了骨折。

在等候室里，我，JT 以及另一位亲密战友博斯一起并肩站着。在摩根入院的那五天，我们仨在他的病房里支起了一个简易床，确保分秒不离人，一天 24 小时轮流看护。摩根不能服止痛药，除非他疼得无法安睡或是影响治疗，所以我们一直尽力让他转移对病痛的注意力。当他想见谁时，我们会立刻把那人喊来。我们还带来了一部 DVD 播放机，时不时地给他读些东西听，尽可能让这里充满生气与乐观的氛围。最重



要的是，我们让他能得到充分休息。

当他要解手时，我们就把护士赶出去，自己来帮他。一个人负责抬头，另一个人负责搬脚，最后那个抱住他的腰部，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帮他翻身，然后由他自己方便。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药物和液体通过静脉滴注流入他的体内，所以这时总是弄得一片狼藉。我记得那场景就像是电影《驱魔人》中的画面，不过这时是完全出于另一种目的。你总能猜出来这间病房里谁的军衔最低，因为打扫的活儿都归他。不管摩根需要什么，我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实现他的愿望。因为身为兄弟，理所应当。

但摩根不会就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当他的胃口开始逐渐恢复时，我们知道他已经走上了康复的正轨。而当JT开始有心情和护士们打情骂俏时，我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渡过了难关。很显然，这说明摩根的伤情已经完全稳定，我们终于可以稍稍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从那时起，我们对他的爱开始以一种男人的方式呈现出来。

“你的背受伤了——欢迎到我身边，哥们。但你怎么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我？”

“你不是在为自己难过，是不是？”

“要是你能像个男人一样振作点，你就知道很快这一切就会结束了。”

“如果你再不好起来，你的队伍可就不带着你，自己按计划出发了。”

最后一句话给他的激励最深。

有医生来查房时，我们就问他们能不能把摩根额头的疤往下挪到脸蛋正中间来，因为“美女爱野兽”嘛！

有时我们会拿海绵给他擦全身，劝他好好休养，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清楚，他知道手术和康复一结束，他的人就会期望他赶快回去。我们还特地照了些他惨状的照片，好今后留给子孙们看。我们觉得要是有一天想让他羞愧难当的话，一定要突然亮出那些照片。

又经过一次手术和几天住院后，摩根终于忍不住说：“哥们，我不能再呆在这个鬼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我们不专业的治疗

看护——他只是感觉自己必须逃离这些管束了。于是，我们制订了一份“撤离计划”。

这份计划简单潦草，不过有JT这样的大将坐镇，我们觉得或许一样能成功。夜幕降临，JT走进大厅，开始和一个护士搭讪。等我们听到有笑声传了出来，博斯便趁他们疏忽之际立刻套上借来的实验室大褂，把摩根抱上轮椅，推出了病房。一切就像走进电梯一样简单。我们没有听医生的嘱咐，径直推着他到了室外，让他重获自由。“回家行动”大获成功。

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摩根和我回到了彭萨科拉，也就是我接到JT电话时身处的地方。他和我一道开始使用世界一流的康复设施，美国职业体能训练中心拥有一套特殊的康复项目，专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恢复体能所用。相信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我清楚地知道对于摩根来说，如果想彻底恢复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我同时也明白，不管有多难，他都会不惜一切全力完成。有我们这样的兄弟在他身边，不断鼓励他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在我2005年7月结束“红翼行动”回国之后，战友们就是这样激励我的。现在轮到摩根了。

当身着军装伫立于战场之上时，你会发现，周围瞬息万变的急迫形势会让你和战友之间的手足情谊变得愈发紧密与持久，它不同于生命中的任何其他感情。

除此之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短暂和可抛弃的。但我们是兄弟，是手足。每当我在回归平常生活后偶然遇见曾经的战友时，这种感情便油然而生。

对于有过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经历的240万男女军人来说，他们每个人之间都不存在任何程度的隔阂。我们都曾领教过伊拉克恶臭的空气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炙热的高温。我们都曾蜷身于“悍马”和“黑鹰”之中，成为敌人的靶子。我们还都曾在护卫的路上缓慢前行，提心吊胆地担心前方隆起的路面后有什么正等待着我们。我想起了曾一道并肩战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先头侦察兵、破障部队、拆弹专家、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情报人员、飞行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军医和医疗兵、支援排还有所有其他人。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队友们。他们中



的许多人至今仍在军中，继续书写着他们的传奇，一次次地深入敌后虎穴之中。一想起他们，我仿佛就回到了过去那些精彩的时光。我知道，我无法一个人就这样过着安逸的生活。

摆脱困境唯一的方式就是从正面战胜它。当你这样做时，有兄弟在身边相助总是令你感觉如虎添翼。

1

新一轮战斗

在任何团队环境中，尤其是身处拥有高度使命感，立志献身于艰难任务的人群之中时，你总会发现许多小团体，他们的成员之间紧密相依，彼此托付，不论情况有多么凶险。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核心人物便是如此。在这片距太平洋海面仅数步之遥的沙滩上，是美国科罗纳多海军两栖基地，也是我们“海豹”突击队奇数分队的驻扎地。科罗纳多是“海豹”突击队的诞生地，在这里，一股力量将我们凝聚到了一起，这股力量部分是个性，部分是情感。我们就像磁铁一般紧紧吸附到了一起。

JT 便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是个来自艾奥瓦州的小伙子，像根玉米秆一般坚韧，身高约6英尺4英寸，与常人一样修长健壮。他是铁人三项赛的冠军，当然也是“海豹”突击队招募的最优秀的队员之一。无论我们被部署到战场上还是走进小镇的酒吧间，只要是有可能遇上麻烦的场合，英勇善战的他总是我们的最佳伴侣。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心机的他都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他开朗乐观，总是愿意用自己率性的欢闹来博取我们的快乐。这就是他，一贯如此。

博斯也是这个小圈子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初在亚利桑那州时，他和我是蛙人训练科目——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海豹突击队）的队友，后来等他跟女友求婚时，他又成了JT的室友。同窗情加上战友情让他们成了铁哥们，JT甚至和博斯的未婚妻埃米开玩笑说，只有等他们这两个“海豹”队员正式离婚后，他和埃米的婚礼才能进行。博斯有着



一颗真正自由的灵魂。我甚至能想象，他的灵魂一路飞回到了古希腊，附体到了一名斯巴达战士身上，在温泉关^①身陷重围后奋力厮杀的样子。我偶尔会想，像他这样一个伞降能手和枪战勇士，真可谓生不逢时。

身高6英尺6英寸的乔希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浑身是劲，机智聪颖。从美国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乡巴佬”又加入了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海豹突击队），毕业于232班，恰好是我们班和摩根他们班中间那期。他曾先后效力于数支作战小队，之后趁休假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个研究生学位回来。在那之后，他再度披上了军装，和我们一道奔赴战场。我们之间仿佛有某种血缘关系维系着。除了我的孪生哥哥摩根之外，我不愿再找任何其他人代替他掩护我的身后。

JJ是海豹突击队中为数不多的非裔美国人之一，他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现在却称得克萨斯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刚入伍时进的是我的老部队，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号称“终极深水蛙人”。他的呼叫代号是“水鬼”，是个狠角儿。在我整个军旅生涯中，他差不多一直和我并肩战斗，是个可靠的特战队员和卓越的机枪手，我曾不止一次濒临死亡的边缘。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JJ所做的一切。

当然还有摩根，我的孪生哥哥——他比我早出生七分钟。我俩向来形影不离。在我重伤倒在山上，甚至有媒体报道我已经阵亡时，只有摩根深知那不是真的，全凭他心底的那份感觉。当时众多朋友和陌生人闻讯都来到了我家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镇外的牧场，他穿梭在人群之中，向所有人挨个保证我还活着。他一遍遍重复着：“如果他们还没找到他的尸体，那么他就肯定还没死。”这就是双胞胎，心有灵犀。我们常说，我们肯定会“同生共死”。

① 波斯战争中发生在希腊北部的战役（公元前480）。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领大军来犯，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为了抵御其向南推进，率领以斯巴达人居多的希腊军队守关三天。后来希腊军队因叛徒出卖，被波斯军队包围。莱奥尼达斯令希腊主力部队撤退，自己率领一支小股部队断后，抵抗敌军进攻，最终全部被杀。

海豹突击队是个大家庭，但这些人是我的世界里的核心。当“红翼行动”结束归国后，我真正需要的只是和他们呆在一起。我们曾并肩流血流汗，更流过泪。我们一道同过窗，扛过枪，站过岗。无论我面朝何方，我知道他们中总有一个会掩护我的身后。我们彼此认识得愈久，便愈加清楚一个事实，一个每次团聚都会弥漫在空气中沉重的事实：今天可能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正因为此，我们的生活才如此不同。

这样的话说出来确实不大吉利，但摩根和我每天都力求过得不留遗憾，我们几乎坚信，自己活不到40岁。那一幕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上演。我们将化身为一道荣耀之光，除了兄弟，无人铭记。

在阿富汗，我几乎已然如此，但最后还是幸运地活着回到了家。不过，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宁愿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一个能把那天失去的任何一位战友活着带回家的机会。

2005年6月27日，在兴都库什山区一座山顶附近海拔约2英里的地方，我们四人侦察小队开始执行一项伏击抓捕一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任务。可是第二天，几名牧羊人在赶羊时发现了我们，我们暴露了。之后我们讨论该如何处置这些牧羊人——杀还是放——结果最后仁慈占了上风，很快便释放了他们。可他们却投敌背叛了我们。没多久，我们便和一群塔利班武装分子交起了火，对方装备精良，有备而来，对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之上感到十分愤怒。由于陷入包围且敌众我寡，我们按训练程序开始集体转移，且战且退，最后几乎是跌落到一处陡峭的悬崖下。我们利用手中的武器结果了数十名敌人的性命，但随之而来敌人的还击令我们实在有些招架不来。

我们小组的通信员，优秀的海豹队员丹尼·戴兹多次中弹，最后牺牲在了我的怀里。而本次行动的负责人，我们的指挥官迈克·墨菲上尉明知会搭上性命，也还勇敢地冲出掩体，发出了无线电求救信号。马修·阿克塞尔森是我们小组的主狙击手，他在头部中弹后依然像头狮子一样疯狂战斗着。后来一颗火箭弹袭来，炸得我们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彻底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我努力想找到艾克斯——我不想一个人战斗——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些战友用身上携带的一切装备竭力战斗着。他们从未放弃，也将

永远不会被遗忘。愿上帝保佑他们。

那天午后，在挣扎着爬进一块岩缝中隐蔽好后，我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几乎是被埋在了两处陡坡之间。在我小心处理自己的伤势，同时躲避正漫山遍野搜索我踪迹的敌人的同时，一架“支奴干”直升机也启程前来营救我们，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晓。那架飞机上搭载了一支16人的小队，可就在飞机于低空盘旋的间隙，一个年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射了一枚火箭弹，正中机尾部敞开的后舱门，飞机当场坠落，机上所有成员无一幸免。

而隐蔽在不知何处的我此时也是浑身伤痕累累，失血、曝晒以及严重脱水使我已经奄奄一息，心里只能不停祈求上帝的保佑。终于，几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出现成了我的救星：一群普什图族人——他们不是塔利班的拥护者——发现了我，向我展现出了友善的诚意。这些人一路细心照料我的伤势，帮我甩掉了搜捕的敌人，带我躲进了他们的村子，像对待本族人一样保护着我。

这一切的发生仿佛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求。接着我的生命被交到了该部落一位名叫萨拉瓦的医生手中，而村中长老的儿子古拉布则保护了我整整四天，待我如同他们本村人一般，直到战友们最后找到我。

在接连数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那天所遭遇到的惨败——堪称史无前例——之后，我的生还回国自然也成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甚至在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圣安东尼奥市之前，JJ就已经接到了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记者的来电。对方坚持要做我的首个独家专访。她对JJ说：“观众想看这个。”不过JJ以他轻松但坚决的蛙人行事风格在电话这头回应道：“请向所有观众表达一下感谢，你的专访节目只需要这个。”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对方正报出的价码。那位女记者赶忙为节目又东拼西凑了一些素材，还是开始了直播。

大约三十分钟后，飞机抵达了机场航站楼，我一瘸一拐地走下舷梯，重又回到了等在停机坪上的战友们之中。在他们的陪伴下，我开始了新生。不过在从机场乘车回家的那四个小时的路，我心中的情感仍十分生涩，说不出太多话来。但他们的出现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看着眼前的他们，我就会明白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内心中一股强大的

力量使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恢复健康，再次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一旦身体康复，我就会对医生们挥挥手，然后策马归队，再加入另一组海豹队员中，和战友们大声说笑，去承担每一名海豹队员与生俱来的使命：投入身边最近的战斗。

当摩根收到命令要重返夏威夷的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时，我已经有三周没回家了。我们的生活总是这样起起伏伏：每当我俩就要相聚时，他总是正准备开赴其他地方——反之也是一样。无论我们在哪相遇都是如此，从阿富汗到得克萨斯，从伊拉克到夏威夷，甚至这中间的所有地方。

几周后，我于八月追随着摩根的足迹又重新回到了珍珠港的老部队。我爱海豹运输载具分队。这里的所有队员都堪称海军中最刻苦的蛙人。但每次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想到一同参加“红翼行动”的战友们都已经不在了，就会有种强烈的空洞感。2005年6月28日那天，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①可谓遭遇了灭顶之灾。可以肯定的是：失去的几位战友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深深烙印在了我的灵魂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我想将精力集中到日常工作中来——但那绝非易事。

我的双胞胎哥哥很了不起，是个强我两倍的海豹特战队员，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在各自的连队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战斗能手。我们曾一道出生入死——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从中学到大学。酒吧斗殴，擒拿比赛，街头格斗，我俩向来都是出色的搭档。肩并肩，我们就像一个人般整齐默契，如果我攻击敌人下盘，他就会袭向上部。

同生共死。

我们荣辱与共，这是父亲给我们塑造的品质。如果我俩外出晚上回家时一个身上有伤而另一个毫发无损，那就意味着完好的那个要有麻烦了，因为父亲知道肯定有人没及时挺身而出。我和摩根偶尔也会掐架，

① 在“红翼行动”期间，我和其他来自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的战友是作为外援被派去支援第十分队的。在海豹各突击队中，像这样承担加强某部队力量任务的队员被称为“自由人”。



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站出来，评估一下结果，然后对获胜的一方送上几句激励，而输的那个只能等着再挨一顿揍。受这种教育方式的熏陶，我们自然而然双双踏上了从军的道路。而且，当我回到家时，我总想重温昔日在得州东部的美好时光，和哥哥背靠背站在一起，向世界挑战。

因此我决定，要是在那支部队里没有摩根和我一起，我不会多停留一天。在高层领导的帮助下，最后我们都收到了编入第五分队——即将赶赴海外的下一批部队的命令。由于我的伤仍需理疗，稍晚些我才加入训练，不过好在很快我就跟上了摩根以及第五分队中的其他新弟兄。

在科罗纳多一处名为“银滩”的美丽沙滩上，参加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海豹突击队）的学员们为了赢得属于自己的三叉戟徽章，正艰苦拼搏着，不时传来尖叫声和哭喊声，这些声音和教官们硬朗顿挫的训斥声一起，使我想起了为成为一名海豹队员，自己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广阔的太平洋上飘散着一股味道，那是12月刺骨的寒风，当然还有常年的冰冷，它们令我精神抖擞，胸中顿时充满了激情，一定要夺回曾失去的一切。

但再度策马扬鞭——注定对我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

我有几块脊椎盘曾严重骨折，现在感觉就像短轴在一个裂开的曲轴箱里来回碾磨般疼痛难忍。我持枪手臂的伤同样糟糕，即便是海军多位外科医生实施了最精细的手术，用钢板予以拼接固定，并移植了部分肌腱之后，依然无法像以前一样活动自如——直到今天仍旧如此。我的肠子里还有只古怪的寄生虫在四处游荡，似乎完全没有要出来的打算。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和第五分队的战友们一起努力准备着。

《基督山伯爵》是我最喜欢的书，讲的是复仇的故事。而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处刑人》也是关于一对爱尔兰兄弟在波士顿寻仇俄罗斯黑帮的事。部队里对这部电影有着狂热的崇拜。我们的信条是：敢犯我者，必得而诛之。海豹永远不会停下复仇的脚步，我们从不宽恕或是淡忘。永远也不。

我们会让敌人为迈克的死付出代价。

为丹尼。

为艾克斯。